

# 冷战思维和美国科幻片中的 外星人建构

聂 欣 如

(华东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美国科幻片中的外星人建构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960 年之前的外星人, 除了个别的例子之外, 基本上被表现为侵略者、敌人, 这显然是受到了冷战思维的影响。1970 至 1980 年代的外星人大多数都表现得善意和友好, 这与美国 1960 年代的文化变革运动和越南战争的结束关系密切, 世界电影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反传统和反思的特点。1990 年代之后的外星人表现有两个特点, 一是延续前一时期善良无害外星人的传统, 并有所发展, 表现外星人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二是回到 1960 年之前的表现, 简单地将外星人描写成他者、敌人。这一回潮与冷战的结束有关,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需要寻找新的敌人, 有些影片甚至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关键词:** 电影; 类型电影; 科幻电影; 外星人

**中图分类号:** J9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13)03-0038-10

科幻片中的外星人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他者”, 对于这个他者的想象, 折射出了人类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不安、焦虑以及思考。从时间顺序上看, 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 1960 年代之前有关外星人的影片, 绝大部分都把外星人描写成残忍好战的侵略者, 而 1970 至 1980 年代的此类影片, 却大多将外星人描写成和平无害的, 甚至是充满善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科幻片较多表现外星人的好战侵略较好理解, 因为战争的阴影(冷战方兴未艾)还在人们的心中。及至

1970 至 1980 年代, 随着美国反对越战和平运动的兴起, 人们对于战争原因的思考不再停留在“他者 = 敌人”这样的简单思维, 而是开始从自身进行反思, 因此, 这一时期科幻片中的外星人多表现出和平和善意, 倒是地球人中的一部分, 多为军队、警察这些具有强权意识形态的象征, 以机械的敌我思考模式来对待和平和善意。1990 年代之后, 好战侵略的外星人重回银幕, 与善意的外星人交替出现。由于科幻片的生产和制作大部分来自美国, 因此, 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定会在其中

收稿日期: 2012-10-17

作者简介: 聂欣如(1953- ), 男, 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有所表现,1990年代之后在世界各地输出意识形态并与伊斯兰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国家主要就是美国,好战外星人在美国科幻片中的回归,与美国在世界各地遭到不同文化激烈抵抗的现实不无关系。下面分别从这三个不同的时期来讨论外星人的建构。

### 一、1960年代之前的外星人

1960年代之前的外星人科幻电影大多集中在1950年代,这个时代的有关外星人的表现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如外星人残忍、好侵略、无理性等,在《世界大战》(又译《地球争霸战》,The War of the Worlds,1953)中,火星

人一开始便杀了向他喊着“我们是朋友”、“我们欢迎你们”的三个手无寸铁的年轻人,然后又杀死了试图前去与之谈判的神父。在《飞碟入侵地球》(Earth vs. the Flying Saucers,1956)中,人被捕捉到飞碟中,大脑中的记忆和信息被剥夺,成为痴呆,然后被扔出飞碟摔死。其中的外星人也是见人就杀,毫不犹豫。在《核潜艇》(The Atomic Submarine,1959)中,凡是在水下外星人飞碟活动区域内的船只均有可能被击沉。在《隐形入侵者》(Invisible Invaders,1959)中,外星人更是借助地球上的死人躯体,附身其中向活人进攻,以一种恐怖的形象出现。

对于如此形象的想象之敌,人类的回应自然是毫不屈服,坚决抵抗,其实也只能是如此,因为敌人无理性可言,也就没有了任何折衷的方案,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就如同亨廷顿所说的“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sup>[110]</sup>1950年代外星人形象的建构显然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有关,因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意识形态化的战争,将敌人妖魔化,也就为自己的暴力找到了理由。罗兰·巴特早在1950年代便已指出“飞碟

的神秘一开始完全具有尘世的特性:设想此物来自深不可测的苏联,来自另一个有清晰意图的行星之类的隐秘世界。”<sup>[111]</sup>正因为现实世界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在这些科幻片中所看到的人类行为绝大部分都是以暴易暴,以更先进的武器对付先进的武器。如在《世界大战》中,人类用上了所有能够使用的武器,包括核武器。在《飞碟入侵地球》中,第一次与外星人接触,地球人便毫不犹豫地用火炮攻击,只不过技不如人,反被对方消灭。然后是科学家发明了高频超声波秘密武器,能够对付刀枪不入的外星飞碟。《核潜艇》中则是美军的核潜艇在发现外星人的水下飞碟之后,先是发射原子鱼雷,原子鱼雷不起作用,核潜艇的艇长竟下令不顾一切地直撞上去,还好这种行为没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隐形入侵者》中,也是科学家发现高频超声波能够使隐形人现形并置其于死地。

在这些影片中,任何试图屈服或者反战的思想均受到了批评。在《核潜艇》中,有一个青年是反战者,在影片中他便不停地受到批评和教育,被指责为说得很好,但却不切实际。在与外星人面对面的斗争中,军人都是临危不惧,成为英雄。在《隐形入侵者》中,科学家被塑造成信念不够坚定容易动摇的形象,在多次试验失败之后,一位科学家坚持要与外星人谈判,但一位军人坚决地阻止了他的行为,影片中的英雄是军人而不是科学家。在《世界大战》中,科学家的作用也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因为最后火星人都死于地球细菌的感染,科学家并未作出任何贡献。唯独在《飞碟入侵地球》中,科学家成为了英雄。

在1950年代美国的外星人科幻片中,只有一部与众不同,这就是《地球停转之日》

(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 1951)。影片讲述了在某日,一个巨大的飞碟出现在地球上空,引起各国民众一片恐慌,飞碟最终降落在美国华盛顿一个公园的棒球场上,当地警察和军队倾巢出动。飞碟被全副武装的军人和好奇的民众团团围住。一个坡形的过道从飞碟中缓缓伸出。随着舱门的打开,一个身形与人类别无二致的外星人(克拉图)出现了,然而军队却有人向他射击,他身后的机器人用激光毁坏了现场的轻重武器。克拉图本是为了地球的命运而来,他希望能够与全世界对话,但政治家却表示没有这个可能,于是克拉图又转向了科学家,希望能够向他们解释自己的使命,因为地球人试图把原子武器带入太空,给太空环境带来威胁。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使全世界停电 30 分钟。这也刺激了美国军方,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抓到他,死活不论。克拉图告诉同情他的本森女士,如果他死了,要对机器人哥特说一句规定的咒语,否则这个机器人会毁灭整个地球。结果克拉图被军方打死,听到咒语的机器人哥特没有向人类报复,而是把克拉图救活了。影片的最后是克拉图面对世界各地来的科学家演讲,他警告人们,地球人想要将核武器带入太空,这将会引起宇宙社会的制裁,这一制裁便是毁灭地球。

这部影片制作于 1951 年,它的故事表现出了当时两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背景:一是 1949 年苏联成功进行了核试验,拥有原子武器的不再仅仅是美国;二是 1950 年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背后是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因此影片中的外星人克拉图才会警告人类:不要滥用暴力,这会招致地球的毁灭。尽管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仅凭人类自身便有可能将地球毁灭,但人类最终可能毁灭地球的主题还是在电影中出现了,并且

是基于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推理,这是有关毁灭地球主题在电影中的首次出现。影片的这一主题至今仍没有过时,2008 年翻拍的同名电影《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将这一主题强调得更为突出,影片不但如同 1950 年版本那样表现了人类的好战和黩武,外星人克拉图还对女科学家海伦说,他来到地球是为了拯救地球,而不是拯救人类,因为人类正在毁灭这颗能够孕育高级生物的星球,因此这一物种应该被毁灭。他带来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水晶球已经收集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样本,人类将不再是地球的主宰。影片对于人类的批评显然要比 1950 年代尖锐得多,这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对自己的破坏能力有了充分的认识,根本不需要外来的力量,人类便能够将地球彻底摧毁,而在 1950 年代版本的影片中,毁灭地球却还需要借助外星人的力量。外星人在其中既代表了无上的力量,也代表了最高的权威和正义。我们能够从克拉图有关国际警察的言论中读出现实世界中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的隐喻。

尽管现实世界未必就是公正和正义,但是,影片对于美国军人和政治领袖简单的敌我判断和对待他者滥施暴力的描写,却鲜活地反映出了当时冷战思维下的社会现实。可能是因为 1950 年代初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类似的能够超越冷战意识形态严肃思考的外星人科幻影片在整个 1950 年代少有出现,反而是那种动辄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为了当时影片的主流表现形式。

## 二、1970 至 1980 年间的外星人

按照研究美国冷战历史的教授李波厄特的说法,在 1970 年代,美国“这个国家很快就遭到了和平时通货膨胀的打击,伴随着史无

前例的高失业率”，其主要的原因便是冷战。而越南战争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于世界的看法“这些年来，从登月开始，到南越垮台结束，有些人一开始还觉得很多东西似乎还都可能的，但结束时的失望比1947—1968年间还要大得多，让他们损失惨重”。<sup>[5]</sup>可以说，1960至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战争的看法，这一改变也伴随着对他者、对敌人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保罗·肯尼迪认为，在越战之后，“国会和公众喜欢他们总统在国内的爱国主义，但怀疑他的冷战政策。对拉丁美洲的干涉，或者到任何地方从事丛林战，因而使人们回忆起越南，都经常受到禁止”。<sup>[6]</sup><sup>502</sup>结束越战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回忆说，在他宣誓就职的那天（1969年），反战的游行示威几乎包围了他的汽车，以致保安人员不允许他们使用敞篷汽车，“甚至在密闭的轿车里，我们仍能够听到抗议者单调的叫喊‘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将获胜。’”<sup>[7]</sup><sup>118</sup>过去的“敌人”概念在某个时段几乎被彻底颠覆了，这样的观念同样也会呈现在电影中，“系列影片《星球大战》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作者最近说，影片的一个高潮——邪恶‘帝国’的巨大战争机器被一些长着毛的小好人用弓箭摧毁——的灵感就来自越南的经验”。<sup>[8]</sup><sup>14</sup>除此之外，1960年代掀起的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运动，也孕育着对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反叛。按照巴尔赞的说法“任何有一点权威性影子的东西都导致不信任——老人、旧思想、关于领导或教师的责任的旧观念。”<sup>[9]</sup>电影的新浪潮便是在1960至1970年代深刻影响世界电影的。因此，在1970至1980年代拍摄制作的有关外星人的科幻片一反1960年代之前将外星他者视之为敌的主流意识，将其表现得通情达理与和平。如在1970年代制作的

《星球大战》中，各种怪异的外星人尽管还没有成为影片的主角，但已经不再作为反面的角色来表现。这一时期最为出色的外星人科幻影片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E. T. 外星人》（E. T., 1982）。

该影片表现了一个外星人的孩子，在降落地球后因为恐惧没能登上他们自己的飞船离去。小学生艾里亚在自家堆放旧物的库房里发现了他，他有一个大脑袋、长脖子，短腿，走路像企鹅。在最初的惊吓之后，两人交上了朋友，艾里亚又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哥哥和妹妹，并称他为“E. T.”。E. T. 有一些特异功能，比如他能够使死去的植物重新复生，能够让物体漂浮在空中，展示他所在的那个星系。同时他也很好奇，很聪明，与正在学习认识字母的小妹妹一起玩耍，很快就学会了说话。E. T. 表达了他想要回家的愿望。但是，大人们发现E. T. 后，却要把他作为研究对象带走，在艾里亚和他的小伙伴们帮助下，E. T. 终于回家了。

这部有关外星人的影片一反过去剑拔弩张的敌对气氛，表现了一种温馨的家庭氛围。由于E. T. 这个人物的语言和行为都设计得稚拙有趣，他想要回家的愿望也是一般人之常情，因此这部影片在表现人类与外星人的情感交流上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该片虽然未获奥斯卡大奖，但却获得了包括第55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四个奖项。在主题上与之接近的影片还有《天茧》（Cocoon, 1985），这部影片描写了一伙外星人想要把他们几千年前留在地球上的伙伴接回去，租了一艘船和一个带游泳池的会所，将那些从深海打捞上来的“大牡蛎”放在泳池里，“牡蛎”中存活着的便是他们的同伴。会所隔壁是一个养老院，过去一伙老人经常悄悄去游泳池游泳，他们请求这些外星人能



够让他们继续使用这个泳池,外星人同意了,条件是不能打扰水中的“牡蛎”。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泳池里游过泳的老人居然都返老还童,个个精神矍铄,有的甚至寻花问柳惹出麻烦,消息传出,养老院的老人蜂拥而至,他们甚至搬动“牡蛎”,外星人很生气,把他们统统赶了出去。最早去游泳的几个老人前去道歉,外星人原谅了他们,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想死的话,可以去他们的星球,那个星球上没有死亡。结果一群老人上了外星人的飞船。这部影片中的外星人不仅通情达理,甚至还为地球人提供了不死的服务。

在表现和平无害外星人的影片中,经常会看到把地球人类的好战、猜忌、狭隘作为对比,而且这些好战者往往就是军方、政府或其代表者,这在影片《E. T. 外星人》中已经有所表露。尽管军队和警察没有作为负面来描写,但是他们在客观上成为了 E. T. 回家的障碍,在视觉上,他们的如临大敌也与孩子们与外星人的亲密无间形成强烈反差。在另外一些影片中,代表国家机器的暴力成为了直接的批评对象,被用来与和平的外星人进行对比,如影片《深渊》(The Abyss, 1989)。

影片《深渊》讲述了在大洋的深处,尚有人类未曾涉足的千米以上的深渊,美国核潜艇在深渊附近发现快速移动物体,然后潜艇失控触礁沉没。艇上带有 24 枚多弹头导弹。某公司深海石油平台奉命与军方合作,营救该潜艇。潜艇很快被找到,艇上乘员已全部死亡。但是营救者在深海发现了发光的运动物体,军方的卡菲上尉非常紧张,他认为这些东西一定与俄国人有关,于是准备引爆核潜艇。钻井平台的负责人巴德极力阻止卡菲,但是定时炸弹还是被他投放了出去。巴德自

愿到海底去扫除定时炸弹,他剪断了炸弹的电线。但是他再也没有足够的氧气返回了,他在海底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这时高智慧生物出现了,他们拯救了巴德,同时也拯救了他们的工作站。

在这部影片中,军方的代表卡菲被描写成执行命令的机器,精神不正常者,他完全不能理解外星生物和平的示意,固执地用冷战意识形态来理解一切。用影片中琳西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他的主观立场,若是让卡菲看见,他也会认为那是俄国人,他见到的是仇恨和恐惧,你得用超越世俗的眼光来看才行。”类似的表现我们还可以在影片《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1977)、《外星恋人》(Starman, 1984) 等不同的影片中看到。在《第三类接触》中,外星生物飞临地球本来是和平的表示,但是军方如临大敌,把整个地区团团围住,甚至不惜散布那个地区存在有毒气体的谣言,当有人试图突破封锁靠近外星人降落区域时,军方的做法令人发指,他们下令喷洒毒剂,使这些人真的中毒身亡。在《外星恋人》中,一架外星飞行器坠毁,外星人变成了已故男主人史考特的模样,要史考特的妻子珍妮送他到亚利桑那州去,三天后那里会有人接他回去,如果三天后不能回去,他将死亡。他们一路上受到了军方的追捕,珍妮从不信任到信任,再到相爱,与这个外星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珍妮的帮助下,外星人终于顺利回到了自己的飞船上。

这一时期美国科幻电影中的外星人对地球表现得确实非常友好,他们不是像做客一样来到地球,便是因为某种意外降落地球,目的似乎就是来看看,或者如同下错了车的乘客,马上要搭下一班车离开,倒是地球人不能与人为善,把他们当成了敌人。

### 三、1990 年代之后的外星人

1990年代之后的外星人科幻片,表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对于他者文化的更为进一步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褒贬;其次是倒退,退回到1960年代之前的水准。当然,这里所说的水准不是技术水准,而是观念和意识。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1960年代之前的外星人科幻片基本上把他者视为敌人、侵略者,与二战之后的冷战意识形态相关,这一问题已经在越战的反思和1960年代之后的意识形态变迁中得到了矫正,为什么在1990年代之后会死灰复燃?这可能与前苏联解体之后冷战格局的消失有关。冷战格局的消失使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失去了对手,正如亨廷顿所言,它急需一个“敌人”以避免自身的瓦解,因此,似乎又回到了二战之后冷战格局建立的那个时代,这一时代也被称为“后冷战”时代。有必要指出的是,1990年代之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是世界上参与战争最多的国家,它可以完全置联合国的意见于不顾,悍然出兵占领其他国家,俨然以世界警察自居,这些不可能不对美国外星人科幻片的制作产生影响。

#### (一) 邪恶外星人

这一时期简单地把外星人视为侵略者、邪恶敌人的影片重又出现,而且为数不少,1996年制作的《天袭》(The Arrival)把外星人描写成危险的阴谋者,他们在某些小国建立工厂,生产破坏大气温度平衡的物质排放到空气中,致使地球平均气温升高,他们使用这种方法以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环境致使人类灭亡,从而由他们取而代之的目的。系列影片《黑衣人》(又译《黑超特警组》,Men in Black)尽管是喜剧,但其中的外星人不是

打算要毁掉地球,就是要毁掉整个星系。2011年制作的《牛仔和外星人》(Cowboys and Aliens),则是描写外星人的先遣小队到达地球,他们的目的是搜寻地球上的黄金和了解地球生物人类的情况,因此他们如同打猎一样捕捉人类进行解剖实验。2011年制作的《洛杉矶之战》(又译《异形侵略军》,World Invasion: Battle Los Angeles)则是以大规模战争的形式表现外星人的入侵,如同根据威尔士1898年的小说《世界之战》(这部小说被多次改变成电影,斯皮尔伯格在2005年曾再次改编)中所描写的火星入侵地球一样。2012年制作的《美国战舰》(American Battleship)则是说外星人以隐形战舰袭击美国和韩国的军事设施和舰队,以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让他们坐收渔人之利。2012年制作的《普罗米修斯》也是同样,其中的外星人极富攻击性,甚至准备毁灭人类。这些影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外形上尽量丑化外星人,将其往“兽”类靠拢,而不是人。诚如尼采所言“在美之中,人把自己树为完美的尺度……一个物种舍此不能自我肯定。”<sup>[7]</sup>在《天袭》中,外星人长着向后弯曲的“马腿”;在《黑衣人》系列片中,外星人是类似蟑螂的昆虫、多头怪蛇,或者人虫混合的生物;在《牛仔和外星人》中,外星人四肢着地匍匐行走、跳跃,尖牙利爪,不穿衣服;在《洛杉矶之战》中,外星人是类似章鱼的软体动物;在《美国战舰》中,外星人是圆体细肢外形接近昆虫的生物。《普罗米修斯》中的外星人尽管是人形,但是最后却与某种外星生物混合,变成了怪物。

在这些影片中,最荒唐的要数《美国战舰》,因为这部影片赤裸裸地将美国的假想敌设置为中国,美国军队受到攻击的时候,国防部所考虑到的便是如何对中国进行报复和

核打击。尽管影片最后把挑起战火的责任归之于外星人,但在习惯性思考的范围内把中国作为了侵略者、敌人是显而易见的。在《黑衣人3》(Men in Black 3, 2012)中,也把一场与外星人的搏斗放在了中餐馆里。餐馆中的华人不但销售毒的外星食物,而且男女老幼无一不是邪恶的外星人。诚如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1980年代所言“近年来一些官员的记录暴露出美国对别的大国抱有一种类似偏执狂的怀疑。”<sup>[301]</sup>他尽管没有明确是指中国,但这种偏执的猜忌到今天已经不仅仅存在于个别政府官员,而是成为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就连亨廷顿这样的美国学者也不能免俗,他把超级大国对于世界霸权的谋求看成是天经地义,从而推己及人,认为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扰乱了国际政治”。<sup>[195]</sup>对于美国人的这种偏执,欧洲的学者往往看得比较清楚,法国学者莫伊西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如果仅仅将中国视为破坏性、威胁性的力量,那将是对国际形势的较大误判。我们不应仅仅根据中国对民主的承诺来衡量它。这归根结底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我们的标准强加于他们。我们西方人必须从他们的视角,以及用多元而不是一元的方式,来考虑他们的想法,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和丧失我们自己的价值观。”<sup>[302]</sup>

伴随邪恶外星人出现的,还有早已在科幻片中绝迹的美国英雄(仅出现在1960年代之前的科幻片中),这两者相辅相成,没有英雄无以制服邪恶。其实我们知道,所谓的“英雄”,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消费社会的成熟,本已经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电影等叙事艺术中淡出,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再需要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超能力人物。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越战之后在美国出

现的“越南战争综合症”,越南回国的老兵不受人们的欢迎,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但是,从1990年代前苏联解体之后,特别是2001年“9·11”之后,英雄的形象重又出现在电影中:他们在临死前割开肌肤,把有关外星人的资料藏在身体里(《美国战舰》);引爆炸弹与外星人同归于尽(《洛杉矶之战》);驾驶飞艇撞击外星人的飞船(《普罗米修斯》);等等,甚至就连《黑衣人3》这样的喜剧科幻片,也不顾自身喜剧风格的约束,塑造出了为了掩护同伴而英勇牺牲的军人形象,将悲情因素编织在喜剧之中,颇有些不伦不类。

## (二) 无害外星人

这一类影片延续了1970至1980年代对外星人表现的主流,但思考有所深入,因此,这一时期这类外星人的表现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么甜美,而是有了更多的神秘色彩。其中《K星异客》(K-PAX, 2001)是较有特色的一部。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在纽约中央公园车站帮助了一个被抢了挎包还被推倒在地的老人,因为不能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被警察当成疑犯抓了起来。他自称普洛特,来自天琴座附近距地球一千光年的K-PAX星,以超光速来到地球考察。普洛特被当作精神病人送到了曼哈顿精神病院,接受马克·鲍尔医生的治疗。鲍尔认为普洛特是妄想症患者,却又对普洛特的奇怪行为和不可思议的天文知识将信将疑。为普洛特检查的医生告诉鲍尔,普洛特能够看到人类所不能看到的超紫外线,普洛特说这是因为他们星球的两个太阳200年才升起一次。在他们的星球上没有家庭,孩子不是由父母抚养,而是集体互相学习。那里没有妻子,没有丈夫,没有政府,没有法律。如此言论让鲍尔感到困惑。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鲍尔请他的天文学家朋友史蒂夫来帮助他。史蒂夫告诉他,关于天琴座星球围绕两个恒星运行的情况,全世界也只有他的老师以及周边的三四个人知道,而且从来没有在媒体上公布过,他们很愿意与普洛特谈谈。鲍尔把普洛特带到了天文台,老专家们请普洛特画出 K-PAX 的运行轨迹,结果普洛特给出了让专家们瞠目结舌的运行图,甚至包括数学公式。他说这是他们星球每个小孩都知道的事情,就像地球上的小孩都知道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样。最后,普洛特回他的星球去了,他还治好了精神病院中的许多病人。

这个故事给我们描述一个乌托邦的外星社会,那里没有战争,没有政治,甚至没有我们所谓的社会,在鲍尔与普洛特的对话中对人类的社会展开了批评:

鲍尔:但如果有人做错了事,谋杀或强奸,如何惩罚他们?

普洛特:让我告诉你,马克,你们大多数人都遵循生命法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全宇宙都知它很愚蠢。佛祖与上帝都有不同观点,但没人留意,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也没有。你们这些人,有时很难想象你们。

因此,这部影片具有一定的神秘感。这个外星人在地球考察,治疗精神病人,没有给地球带来任何妨碍,唯一让鲍尔医生感到不解的是,他使用了一个真人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所具有的潜在意识给他带来了困惑,因为他不能想象这样的一种合体。

表现无害外星人的影片还有《接触未来》(又译《超时空接触》,Contact,1997)和《天兆》(Signs,2002)这样的影片。在《接触未来》中,外星人给地球人送来了太空旅行飞船的图纸,一位科学家到达了外星空间,但并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和了解那里,外星人使

用这位女科学早已过世父亲的形象与之见面,同样保持了神秘感。《天兆》表现了外星生物在地球上造成的神秘“麦田圈”,引起了农户的恐惧,他们与外星人搏斗,直至将其杀死。但观众却发现,外星人事实上并没有给人们造成任何灾难,他们尽管受到了人类的伤害,也会表现自己的愤怒,但始终没有杀死任何人和生物,只是地球上的生物对他们有着过激的反应。

### (三) 亦好亦坏外星人

对外星人有区别地对待,而不是简单用好坏来下定义。这样的影片表现出了人们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是对他者的戒备、防范,甚至是厌恶;另一方面又愿意从与人为善的角度来理解和接受这样的他者。在这类影片中有简单的好坏外星人的直接对阵,如《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1997),一方面是要毁灭地球的外星人操纵的撞击星球,另一方面是要拯救地球的外星美女“第五元素”,正邪分明,这几乎成了1990年代之后外星人电影的一个模式。《巫山历险记》(Race to Witch Mountain,2009)、《关键第4号》(I am Number Four,2011)等商业片均沿用好坏分明的外星人的模式。也有好坏不分的让人迷惑的影片,如《冒名顶替》(Impostor,2001),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是被拷贝复制的人。他具有与本体完全一样的思维和政治立场,他勇敢正直,情感丰富,但并不知道自己是克隆人,也不知道身体里已经被安装上了炸弹,客观上已经成为外星人的工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不自觉的人体炸弹。影片的男主人公极力要查出真相,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事与愿违,查证的结果证明的是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外星人将其引爆了。外星人在这部影片中以隐晦替身的面目出现。



在总体上比较完整的影片是《第9区》(District 9, 2009)。《第9区》的故事讲述了未来的某个时刻,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在约翰内斯堡地区的空中悬停,飞船里是数百万贫困的外星人,他们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堪忧。联合国设置了特殊的第九区照顾这些外星人,随着他们健康状况的改善,虾人(影片中对外星人鄙视的称呼,他们形体接近蝗虫,但体形大小与人相当)给当地社会治安带来了麻烦,激起了当地人类的不满。政府决定把180万之众的虾人从第9区迁移到约翰内斯堡市以东200公里之外的一个新建难民营区。负责这次工作的行政长官是威格斯,军队协助这次的迁移工作。

但是迁移行动并不顺利,威格斯在第9区的巡访工作中被感染,受伤的手变成了虾人的爪子。威格斯逃出了要把他作为实验品的医院,逃进了第九区,一名叫克里斯多弗的虾人说可以治好他的手,但是需要能源回到母舰,威格斯只能铤而走险与克里斯多弗一同去寻找。最后尽管找到了能源,但是威格斯却被军方打中,他掩护克里斯多弗回到了母舰,克里斯多弗在离开前说他三年后一定会回来找他。

在这个故事中,虾人中的一部分被表现得残忍颓废,他们酗酒抢劫,无端生事,他们的造型近似蝗虫也惹人生厌。在影片的结尾,当上校想要打死威格斯的时候,一群虾人围上来,撕胳膊扯腿将其生啖,场面十分恐怖。但是对于像克里斯多弗这样的虾人,影片又将其设计得通情达理,富于智慧,懂得知恩图报,能够与人类交流,可见创作者的矛盾心理。这样一种矛盾同样也表现在对于“难民”这样的问题上,救助难民本是善举,但难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却让作者视其为给人们造

成灾难的蝗虫。

从美国科幻片中外星人形象的建构,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便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的思维也并没有停止,那种偏执地寻找敌人的思想在今天美国的科幻片中表现得异常强烈,这不仅仅是一种暴力化的电影娱乐方式,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中妄自尊大和敌视他者冷战思维的延续。

#### 参考文献:

- [1]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修订版 [M]. 周琪, 刘绯, 立平, 王圆,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110.
- [2] [法] 罗兰·巴特. 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 [M]. 屠友祥, 温晋仪,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60.
- [3] [美] 德瑞克·李波厄特. 50年伤痕: 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 下 [M]. 郭学堂, 潘忠岐, 孙小林,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477-478, 479.
- [4] [美]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M]. 王保存, 陈景彪, 王章辉, 马殿君, 等, 译.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8.
- [5] [美] 尼克松. 不再有越战 [M]. 王绍仁, 等,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118.
- [6] [美] 雅克·巴尔赞. 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年 [M]. 林华,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794.
- [7] [德] 尼采.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 [M]. 周国平,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322.
- [8] [法] 多米尼克·莫伊西. 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 [M]. 姚芸竹,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38-39.

## Cold War Ment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liens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Films

NIE Xin-ru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liens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aliens in films before 1960s are basically characterized as invaders or enemies, which clearly mirrored cold war mentality; most aliens in films between the 1970s and 1980s aliens were described as kind and friendly,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in America and the end of the Vietnam war; the aliens in films after 1990s tend to be depicted either as kind or as hostile, which is due to the need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have new enemies after the cold war.

**Key words:** films; genre films; science fiction films; aliens

(责任编辑: 李孝弟)

### 声 明

为扩大本刊发表文章的学术影响力,本刊已许可相关学术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所有论文。该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相关稿酬不再另行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该声明。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013年5月6日